



海疆锁钥与海畔仙乡

□胡春雨(本文作者为律师、文史研究者)

烟台,地处胶东半岛北端,对我这生长在山东内陆的人而言,少了点交集,多了点遐想。在我心底,这座城市总是吹拂着海宇仙风,是一个蔚蓝色的梦想。阔别少年时代的游踪,当我再次踏上这座心仪已久的城市,才知道烟台既是云烟之台,也是狼烟之台——里面是镇守海疆的铁骨,外面是逍遥山海的仙乡。

烟台的起源属于东夷。早在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期,烟台地处东夷部族的东部,当地的先民唤作莱夷,诞生了大名鼎鼎的东夷大国——莱国。“夷人渔耕,拾贝堆丘”,食用海产、把玩海贝,自古是海畔居民天然的福利。从新石器时代的贝丘文化,到因“后羿代夏”强盛一时的岳石文化,再到诞生商周之际的珍珠门文化,莱夷先民在这山海之间世代生息。

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之前,大海不啻难以逾越的大漠,中华文明在富饶壮阔的东亚大陆诞生,更多展示出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,向内凝聚、向外辐射的发展格局。从“夷夏东西”到三代递嬗,中原始终成为文明交汇的大舞台,而远离纷争的莱夷地区,更能保持东夷文化特色。直到周公东征、太公封齐,先进的中原文化大举东进,世居东夷的莱人,奋而与齐人争夺今日鲁中一带的营丘,足见莱国根基之厚、实力之强。但是,天下一统、百川到海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,春秋时代,莱国和它代表的东夷势力最终并入齐国。由夷而变夏,完成了早期民族融合,让烟台先民成为“诸夏”的一部分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他几度东巡,尤其以遥远的齐国故地为重点,颂秦德而扬帝威,巩固对东方的统治,也在今日山东留下了众多足迹。从登封泰山到巡行海畔,两千多年来,历史的印记不可磨灭,其影响力,似乎远远大于一百年后汉武帝东巡,更令人津津乐道。也许,人们固然痛恨秦朝的暴政,但秦始皇东巡留下的,是天下统一的足迹,这彻底终结了上古以来邦国林立的时代,奠定了此后二千多年尽为郡县的体制。

看来大海总是让人遐想,不仅是我。当昆嵛诸山劈开沧溟拔地而起,让莱夷故园挺出海表,也就有了胶东半岛。有了海,就有了富丽与悠远的图画;有了山,就有了锦绣而深邃的文章。然而山和海乃天然的绝配,让这个世界壮阔而神奇。在这叠翠之中,尽可让青云入怀,俯瞰无极。

从先秦时代,胶东一带便多“方术之士”,两千年间,伴随民族精神的成长,有了八仙过海,有了全真七子,就连原属仙界“海外三山”的蓬莱,也被留在了人间。这一切,都属于今日烟台。烟台正是尘世间的神仙福地、道教仙乡,怎能不令人遐想!

烟台地处海疆要地,与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隔海相望,与辽东半岛南北呼应,扼守渤海海峡,守卫着京畿重地。当大明定鼎燕京,沿海倭寇为虐,此后中国长期遭受来自日本的严峻威胁,烟台海防前哨的地位由此凸显。

明代洪武年间,在烟台设立了奇山守卫千户所,世称“奇山所”,一座被后人称为“所城里”的军城,成

为烟台城市的起源。在所城外一座控扼海湾的小山,守军修起了烽火台,一旦遇到敌情,则白天举烟、夜间举火,于是狼烟起兮,有了烟台之名。可见,烟台,不仅是逍遥游,也是守卫者。

烟台历史的又一次巨变,来自清代。随着明代卫所制被废除,“所城里”也由军转民,城市功能与格局为之一变。更重要的是,晚清时期,肇始西方的近代科技文明,从大海方向席卷中国,烟台地处海防要冲,锁钥京津门户,当然不能置身局外。

从云南马嘉理事件到中日甲午战争,《中英烟台条约》和《马关条约》先后在此签订或换约,近代中国的生存危机一步步加深,烟台见证了历史的屈辱与时代的转折。当威海、大连、青岛次第沦为列强的租借地,中国人在此建起了炮台,购置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,坚守着残缺的海疆。

于是我们看到,昔日大明守军的烟台山,如今到处是殖民时代的印记。一派欧陆风情的建筑,依然矗立熙攘之间,见证了西方文化的入侵与近代文明的移植,让我们穿越百年沉沦与雄起,遇到曾经走过的路。随着文明形态及其地理格局的巨大变化,必然重塑山东政治经济军事格局,重构胶东城市网络,现代烟台因之诞生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西方侵略者凭借战胜之威,以通商的幌子攫取中国的海权、利权、主权。他们选择在烟台地区开设通商口岸,起初顺理成章选址在登州府驻地,也就是今日蓬莱。后来英国殖民者发现,烟台更适宜近代条件下中外通商的需要,又改在了今日烟台。此后,包括控制代表国家主权的“东海关”在内,殖民者在烟台设立邮局、开办银行洋行、攫取领事裁判权,任意停泊军舰、传播宗教,经济控制、军事挟制加上文化渗透,对烟台在司法、金融、商贸等各方面实行殖民统治。

在这场近代化转折中,自古以来登州府在胶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地位,逐步被烟台、威海、青岛等新兴城市取代,成为本地区新的政治、经济或军事中心。它们终将接过历史的接力棒,回归祖先固有的文化血脉,走在新时代的前头,为现代中国文明续写新的华章,而把最瑰丽的梦,永远留给了古登州府——蓬莱。

一次往返两日的旅程,终于用留给自己的时间,探访了几处烟台标志性景观。人在旅途,相逢为缘,与其擦肩而过,何如相知相识?尽管我们不可能为一座伟大的城市留下什么,但只要用心,总可以让一座城市丰富我们的生命,充盈我们的心灵,何况这里有山有海,也就是我的至爱。东炮台上,可以瞭望历史;养马岛外,可以怡情养性;烟台山中,可以博观中西。一弯月牙湾,用温情的曲线,跳跃的浪花,奏响海国的天籁,美化心灵的视窗。夜灯渐上的时候,可以坐在弯曲的街道边,吹着海风,看着山景,就着啤酒烤串,静下心来,慢慢享用海滨的味道。

此时我想,倘若生活在一座不太大也不算小的城市是幸福的,因为当它足够大,可以让它的居民拥有更多成长的机会;正因为不太大,可以让它的居民拥有更多机会,拥抱可亲而无垠的大自然。

(本文作者壹点号:走遍大中华)



龙口的崇尚精神

□刘玉涛(壹点号:龙口文学)

“崇尚”是龙口精神之一,它是一张弥足珍贵的城市经济文化名片。自古以来,龙口“地狭人稠,人多逐利四方,往往致富”,素有“商业之乡”的美誉。

清初,龙口人外出经商谋生达到鼎盛,闯关东、上京都、涉重洋者众多。至清代中叶,经济逐步达到鼎盛时期,在北京、沈阳(旧称奉天)、佳木斯等地,乃至日本、朝鲜、泰国、新加坡等许多国家都有举足轻重的大买卖,许多人在当地的商业界堪称“泰斗”和“巨擘”。

丁氏故宅始建于清雍正年间,建成于清道光年间,至今已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岁月,丁氏家族于昌盛时期大兴土木,建造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宅第。

眼前的建筑群,以每路中轴对称布局,皆是统一的五进四合院落,典型的北方硬山建筑。丁氏故宅作为“黄县房”的代表,是兼摄京城府第之长而独具胶东民居之大成。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统计,鼎盛时期丁氏家族宅第达3400余间,遍及大部分黄县城区,气势恢宏、冠绝一时。遗憾的是随着岁月流逝,昔日的辉煌在兵荒战乱中已成为历史。如今的丁氏故宅,只是丁氏家族“西悦来”遗存下来的部分宅第,现仅存有55栋243间,占地约1.5万平方米,不足其原有整体规模的十分之一。丁氏故宅像一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,述说着主人“丁百万”家族的兴衰往事。

我们眼前这座现存的“西悦来”丁氏故宅,四个大院方正统一,建筑平面形似“丁”字。在建筑设计上可以与京城的王爷府相媲美。走在幽长的更道,只见院墙高耸、庭院深深。丁氏故宅在风格上讲究宏伟、坚固,多选用松柏木和花岗石,而木雕、石雕、砖雕更是丁氏故宅建筑的一绝,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品味存留下来的华丽,不难想象丁氏家族鼎盛时期的强大。据记载,丁氏家族十一世祖丁元沂,相继创办了八大支系,每个栈房都有自己的字号,如“文来”“泰来”“东悦来”等,号称丁氏家族的八大钱囊,自此,“丁百万”成为富有的丁氏家族称谓。在乾隆盛世,丁氏家族在全国建有当铺72座,至晚清已遍及全国11个省市,相传资产折合白银达5400余万两,相当于清廷两年的财政收入,真正是富可敌国。

据《黄县志》记载:“山东言富者,德望推丁氏焉。”丁家富甲天下,可他们的创业过程却充满着传奇色彩。从身无分文的饭庄“伙计”,到富可敌国的“当铺世家”,他们在打拼过程中所贯彻的以德为本、诚信经营、善于理财、重视教育等富含现代启示的理念,至今仍被津津乐道。

追溯族谱,丁氏家族先祖积德为善,理财有方,之后走上一条“儒、官、商”兴家立业之路,这才是昌盛的根本。

“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

第一人品还是读书”是丁氏家族的家训。随着快速发展,丁氏家族把教子读书放在了突出位置,建有专门的供孩子学习的书房,并出资聘请饱学之士来这里执教。孩子们念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,还花巨资送他们到北京国子监或太学继续深造。丁氏家族教育为先的理念,最终使家族发生了质的变化,受过良好教育的丁氏家族子弟,经商者形成儒商风范,更多的子弟则走上了学儒致仕的道路。为此,光绪皇帝两次颁发圣旨表彰丁氏家族长辈教子有方:“教育可兴家,更可兴国。”丁氏家族的发展史,生动地印证了这一规律。

丁氏家族在经商方面,非常注重商业道德和信誉。丁氏家族当铺在收当时坚持不压价、不克扣当户,对过期的“死当”也分别以不同情况适当照顾,因此声誉好、发展快,滚雪球似的越办越大。其他产业,如粮行、杂货铺等也被带动发展起来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,并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,颁发给丁氏家族的所有店铺“龙票”。有了皇帝颁发的“营业执照”,官吏、恶霸都不敢干扰店铺正常营业,再加之丁氏家族历代都有不少人在朝中或地方为官,这对保护、促进丁氏家族商业的发展壮大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也是丁氏家族“以仕保商”所取得的积极成果。

上百年的风云变幻,丁氏家族的财产早已风流云散。在历史大潮的涌动中,丁氏家族十五世孙丁佛言,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、古文字学家。他曾任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员”,是黎元洪“大总统”的秘书长,并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宪法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他一生著述近百万言,被誉为“鲁之灵光”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丁氏家族中参加革命的有100余人,其中11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一批丁氏家族后代成长为各条战线的栋梁之才。丁氏家族子弟能够跟随时代的潮流前进,正说明,财富可以瞬间风流云散,只有人才才是支撑家族的脊梁。

丁氏故宅是清代山东首富“丁百万”家族“西悦来”支系遗存的部分宅居,它是清代胶东民居的典型代表,这片稀有的“四合院”式古建筑群,历经风雨沧桑,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悠久历史。如今,这座融儒家文化、建筑文化、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庞大建筑群,矗立在胶东半岛这方宝地上。它的存在,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,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和史料价值。

历史犹如一面镜子,它既能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震撼,又能体现出龙口灿烂文化的根基。当百年的岁月绵延而逝,历史积淀在红尘,似乎丁氏故宅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道不尽的沧桑与过去。

(本文节选自壹点号文章《龙口,我无法拒绝你的美》,作者为龙口市博物馆书记、馆长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齐鲁晚报副刊青未了签约作家。)